

卓嘎、央宗姐妹: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



优秀儿歌滋养心灵

□古月

很多儿童热爱音乐,唱歌、唱歌也是儿童教育和娱乐的一种主要方式。好的儿童歌曲不但能让孩子享受到心旷神怡的美感,还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一生受益。但现在很多脍炙人口的儿歌还是多年前流传下来的老歌,优秀的当代儿歌数量稀少。

优秀的儿歌让人难以忘怀,即便年岁增长也会牢牢记着儿时的歌声。像《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卖报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小鸭子》等经典儿歌,祖孙三代都会传唱。这些经典儿歌不但旋律优美动听,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而且内容洋溢着正能量,不仅有助于促进孩子语言学习、智力开发,也有益于提升审美能力,促进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塑造。



儿童对于优秀音乐作品始终有着强烈需求,但由于经典儿歌数量有限,这就导致孩子们的音乐世界很容易被成人歌曲或者无厘头的网络神曲所占据。这些歌曲艺术水准不佳、审美格调不高,有的甚至内容不健康,在这类歌曲的长久熏陶之下,难免会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导致当前儿童歌曲创作不受重视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儿歌创作的要求比较高,不但要旋律优美,还要在歌曲内容上贴合孩子的审美和认知,充满童真童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儿童歌曲的市场占有率小,商业价值较低,创作者的收入水平不高,很难让人专心于儿童歌曲的创作。

加强当代儿童歌曲的创作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儿童的精神世界就将存在失守的境遇。儿歌创作关系到祖国花朵的健康成长,全社会都应重视并鼓励儿歌创作,为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更有营养的音乐浇灌,进而培育美好心灵。

卓嘎、央宗姐妹成长生活的隆子县玉麦乡,地处祖国西南边陲。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仅有父亲桑杰曲巴和卓嘎、央宗姐妹一户人家,被外界称作“三人乡”。她们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影响和带领下,始终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坚定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谱写了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和时代赞歌。

坚守:逆向行进守国土

桑杰曲巴有很多次离开玉麦的机会。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西藏社会面临深刻变革,“流言”迅速席卷了这个偏远小乡村,很多人受蛊惑赶着牲畜,带着家当,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桑杰曲巴不为所动,留在了自己的家园。“阿爸后来常说,‘还有比当时日子更苦的吗?’”卓嘎说,“当时,乡里的人要当上层人当差,每年累死累活连口粮都剩不下来,经常不得不乞讨度日。”

留下来的桑杰曲巴一家很快感受到了日子的好转。西藏民主改革的春风吹进玉麦后,玉麦人分了牲畜,有了吃不完的糌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1962年,只有三户人家的玉麦成立了人民公社,桑杰曲巴担任公社负责人。后来玉麦变成了乡,桑杰曲巴又当了第一任乡长,翻身当家做主人让桑杰曲巴对玉麦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责任感。

“阿爸每次到县里开会,回来总会把我们姐妹俩从放牧点叫回来开会,说有精神要传达。”央宗说,“刚开始,看着阿爸郑重其事的样子,我们姐妹俩都不懂他为何要这样。”

后来,桑杰曲巴到城里买了几块布,亲手缝制了一面“国旗”,带着姐妹俩举行了乡里的第一次升旗仪式。“阿爸指着‘国旗’说,这就是国家,有国才有家。”

年年飘扬的红旗,让卓嘎、央宗姐妹俩明白了,守护好脚下的土地,就是守护好国家。

1983年,政府将桑杰曲巴一家与另外两户人家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地方。不到一年,桑杰曲巴又带着家人搬回了玉麦。

“阿爸说,如果我们都走了,谁来守护这片土地?”卓嘎回忆道。

再往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玉麦只有桑杰曲巴一家坚守。

儿子们长大参加工作后,邀请桑杰曲巴离开玉麦安享晚年,但每次都被他拒绝。

2001年,通往山外的玉麦公路修通了,桑杰曲巴沿着这条公路,去了一次拉萨。

也在这一年,桑杰曲巴离世。卓嘎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前说,“不要离开,不然这片地就没有人守了”。

卓嘎心里明白:脚下的这片土地如果没有我们的人在这儿生活,可能就守不住了。

传承:牢记嘱托姐妹守边

卓嘎、央宗姐妹俩再累也没想过要逃离玉麦。

虽然印度洋的季风让玉麦雨水充沛,但这片土地却怎么也长不出庄稼。“家里吃的粮食都要翻山去运。”卓嘎说,“每次赶着牲畜出山,最快也要一天。”

从玉麦出去,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日拉山。每年冬季来临,这条玉麦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就会被积雪全部覆盖。如果不赶在冬季来临前将吃的驮进山,在漫长的冬季就只能挨饿。

为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些,卓嘎姐妹俩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放牧、挤奶、做酥油和奶渣,一直忙到很晚。到了夏季,为了照顾牲畜,姐妹俩在放牧点一待又是一整季。

山里的日子除了生活上的苦,还有见不到人的孤寂,什么事情都只能靠自己。一次放牛时,卓嘎要砸柱子拴紧牛绳,一不留神砸到了右手大拇指上,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因为找不到医生,卓嘎只好撕下一块布条扎紧伤口熬了过去。至今,卓嘎的右手大拇指外撇呈“八”字形。

但再累再苦,卓嘎、央宗姐妹俩也没想过逃离。“累得受不了时,就想想阿爸的嘱托,睡醒了就又有干劲了。”卓嘎说。

当年,卓嘎从父亲肩上接过了玉麦乡乡长的职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期间,玉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玉麦的常住人口也越来越多了。

玉麦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走出大山;家家户户都通了WiFi,家庭旅馆和小卖部都能用微信支付;供电设备不断升级,玉麦人彻底告别了蜡烛和油灯照明,夜晚的娱乐活动变得丰富多彩。2017年,玉麦乡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余元,远超西藏平均水平。

在政府主导下,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玉麦。

2011年,玉麦乡成立了公安边防派出所,维护边境稳定和国家主权更加科学规范。

也是在这一年,卓嘎卸下了乡长的职务。有了大家的共同守护,她再也不担心国土被蚕食,坚守在玉麦已经成了根植于骨子里的留恋。

信念:代代相传守边梦

2018年年初,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毅然回到了玉麦。

以前,玉麦乡没出过大学生。卓嘎说:“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都能上学,还不需要花钱。”

大学毕业后,索朗顿珠本来有机会不用再回大山。2016年藏历新年期间,索朗顿珠去成都的一家滑雪场当教练,一个月就挣了一万多元。“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忘了外公的嘱托了吗?这里有你的根,你一定得记住啊’。”索朗顿珠说,“我很少见母亲发那么大脾气,那次她是真生气了。”

在索朗顿珠很小的时候,外公桑杰曲巴就想让他当兵,回到玉麦保卫家园。每次到县里,外公给他买的礼物永远是玩具枪,每次巡逻还都要带着年幼的他一起去。

“每次巡逻都很苦,但不论用什么办法,外公总要拉上我。”索朗顿珠说,“每次到山里,他总会给我砍一把竹剑,告诉我要像战士一样守卫好我们的家园。”

谈起玉麦的变化,现为乡公务员的索朗顿珠说得头头是道。

“最近,乡里刚建起了气象观测站和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还用上了国家大电网的稳定电力,结束了小水电站不稳定供电的历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索朗顿珠说,“根据安排,未来还将有更多人搬到玉麦居住。”

“玉麦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索朗顿珠说,“我会一直待在这儿看着她的变化。”

据新华社

诗路词道:传承文化 扮靓城市



50多岁的环卫工人老李,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吟诵《春夜喜雨》。这首诗是他在墙上学到的。“每天从墙上看这些古诗词,看的次数多了,也就学会了。”老李说。

这面墙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碧云路上。

今年春节过后,碧云路东侧破旧不堪的墙体被重新“整容”。如今,碧云路上白墙蓝瓦,蔷薇花攀墙而上,绿叶中嵌着星星点点的小花。花下方的墙壁上,写满了各朝各代、风格迥异的诗词。不远处的墙边,还专门设了一个“诗路驿站”。

诗路驿站南侧的墙壁上,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等诗词,书法苍劲挺拔、俊美秀逸。

继续往前走,墙壁上各类中式窗棂隽秀清雅,里面白底黑字,书写着《春夜喜雨》《月夜》《寒食》《咏柳》等脍炙人口的古诗佳句,让整个街道散发出特有

的书香气韵。

一名环卫工人说,碧云路变化太大了,不仅墙壁上写满了诗词,就连空调外机、配电箱上也被装点成一幅幅水墨画。由于附近有多个学校,不少学生和家经常在这里驻足。

据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事处人员介绍,今年3月,他们在碧云路两侧的墙壁以及路边的景观牌上打造了160个古诗词文化景观,街道两侧挂了300盆鲜花,将碧云路打造成了一条“诗路词道”。

把文化传承与提升市容市貌相结合,使传统文化“立足”街头,“诗路词道”显著提升了城市品质。

晚综

